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三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

宋



皇帝

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

續綱目作章惇  
招降五溪蠻遂

城下溪州考宋史神宗熙寧九年正月下溪州刺史  
彭師晏降章惇傳不載其事蠻夷傳師晏為下溪州刺  
史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降師晏不言惇  
使再考惇傳惇自察訪使召運為三司使尋以鄧綰論  
出知湖州事在熙寧八年十月是下溪州降時惇並不  
在其地安得云惇招降五溪乎續綱目叙事不實多類

此今  
改輯

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

師晏兄師錄殺其父任義師晏殺之事具前

尋進為刺史會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

納師晏誓下州

注見前

尚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至是師

晏遂降

下溪為誓主招納其誓下故師晏亦降

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

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

副使于是五溪

注見前

皆平

二月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

欽廉既陷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恚怒自草勅牒詆之以天章間待制趙高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

憲又在西北邊好論兵王詔之開熙河憲典有勞故

用既而高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高孰可代憲高言遠老于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

城注見前占臘即真臘國在城南合擊交趾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御既出知陳州張若濟獄

事具前

久不成王雱令

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

氏族畧練氏見姓苑建安多此姓

共取鄧綰

所列惠御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

惠御于陳惠御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

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用工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

謝無有歸以問粵粵言其情安石咎之粵忿惠疽發

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夫勢乃上書言

宜錄安石子及婚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

安石奸狀敗露始為神宗所憎  
朕慮其去而大  
勢上書為已息  
澤小人能態半

現不復知有羞  
恥安石聲言當  
黜益自稱息退  
已東焉此表其  
公正仍出于自  
圖計非由來之  
論也紹即以此  
貶斥而安石亦  
不久罷免心勞  
日拙作徇果何  
益哉

紹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

以紹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

杭州

###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于民應天府開伯

高辛氏之子

微子

具見前

廟

開伯在歸德府商邱之顛微子廟在歸德府城內一名象賢祠

皆在粥中判官劉摯

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

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開伯遷商邱主祀炎

火

開伯為陶唐氏大正居  
商邱祀大火見左傳

為國家盛德所來微子宋

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

廟

今日協忠廟在  
歸德府治西

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

事具  
前能

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况褻瀆慢何所不為

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

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使天

下祠廟皆得罷粥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



院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于零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于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草乞召司馬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

光自洛道

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洵洵民困于煩苛迫于誅  
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  
輿法今日敢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收保甲市易而  
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恢  
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  
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  
呂惠卿告安石

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

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遼敗交趾兵于富良江  
一名灌江在今安南國治北其上流即

雲南之瀾滄江由普濟府流延安南  
李乾德降

遠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蠻

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  
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  
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  
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  
國不遠遠不敢渡得其廣源州

注見前

門州思浪州蘇

茂州梳榔縣

地俱在今安南國界

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

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彝沈起聞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已而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乾德  
尋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改界還其六

州 縣二

詔宦者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

董戩將果莊先寇五年谷

在鞏昌府洮州廳北

復聚兵洮岷脇

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

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

字器資鄱

陽人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工不聽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王韶將畧尚優  
故每或克復至  
矢石及俄而斬  
睡自如或其指  
揮已定藉此以  
示鎮靜因不致  
有意外虞耳若  
漫無設施賊至  
而高卧不起其  
去束手就斃幾  
何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

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

韶鑿空開邊驟躡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

出帥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舟戰必拔嘗夜卧帳  
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  
鼻息如自  
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

此黃河南北  
分流之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于澶州曹

村

在今開  
州西南

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

在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梁山山下即古鉅野澤下流汶  
齊二水會而成灤宋時決河匯入其中綿亘數百里

後大河南渡歲久  
填淤遂成平陸

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即古泗水  
注見前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

即古濟水今自東平州北出曰  
鹽河流迤濟南府曰大清河又

合小清河濟之南源也古謂之樂水  
又東北至武定府之利津縣入于海

入于海凡灌郡

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頃遣使修

閘判大名府文房博言臣前奏河勢變移漫流四散  
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之境而都水漫無

施設但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今者果大決溢  
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考績綱目載文房博奏

探節不明今依  
河渠志改輯

明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迫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  
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  
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  
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  
嘗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雍知

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雅敬雍雍名所居曰安樂高時  
遊城中乘小軒一人挽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  
候或留信宿去好事者別作室以待其至謂之行窩

安樂窩在洛陽縣天津橋南

及卒顥為墓銘稱其學純一不雜汪

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所著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問答傳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殺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

耶律伊遜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錫默

舊作霞之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和克  
字阿

斯和克舊作忽古阿斯  
里斯舊作阿斯憐今改  
知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

適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



副點檢蕭錫沙

穆爾古納即人錫沙舊作十三  
穆爾古納舊作茂古乃今改

謂伊

遜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

然之乃陰令護衛耶律札喇

舊作查喇今改

誣告都宮使耶

律蔭喇

字董隱而院大王穆哩庫舊作磨魯古今改  
舊作撒刺穆哩庫舊作磨魯古今改

及和克

舊作忽古今改

等謀廢立按驄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

額都溫

國舅少父房之後  
舊作訛都幹今改

等誣首札喇前告非妄遼

主命伊遜及張孝傑

建州永霸縣人  
作耶律孝傑今依

續綱目

等鞫

治薩喇等誣服皆殺之而幽瀆于別室瀆具陳枉狀

屬耶律延格

字善寧時為北面林牙舊作燕哥今改

辨之延格伊遜黨

也因易其言為欵伏遼主廢濬為庶人徙上京伊遜

遣其私人蕭達和克

舊作達魯古今改

等夜引力士殺之

詐云

疾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

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

既而伊遜

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

遼主後知其寃悔恨無及追諡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俯而讀仰而

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

未嘗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  
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  
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  
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  
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  
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  
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等書行于世

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

字和父鄭州管城人

同知

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每因事獻納帝深敬之故有是命

嘗以釋老之事語公著公著問曰堯

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豈知  
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

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而能不病民王  
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  
大用

###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  
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  
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

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未己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注見前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

臣字君表新淦人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

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  
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

賊害指目未已如顛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  
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章忠厚不失臣  
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晏津而小人斷斷  
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持一二  
人而已疏奏不納顛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

字持正泉州晉江人

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  
史因為之用知帝已欲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

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杞非濬河之具

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

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外諫院判司農事覲

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

字溫伯  
建昌人

御史上官均

字

衛即  
武人

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

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

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

字冲  
九福

州閩  
人

及元絳子者寧以下皆逮繫遂劾絳為子有所

蘇確劫罷他人  
而即居其位以  
驚賊之性濟其  
觀視之私視禦



人而奪之貨罪  
又甚焉確小人  
之尤固無足深  
責乃神宗所于  
其跡劾即去其  
人而以其位授  
之一之為甚乃  
至再三不亦惜  
乎

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

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

以為得計也

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使欲稍去甚者  
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

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  
遂不變絳工于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時論  
鄙之

秋八月許二史

左右史

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

字正仲潤州丹陽人

乞復唐貞觀二世之職執

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

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

守

南安石弟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者為令

下知湖州蘇軾獄尋改為黃州團練副使

考蘇軾詩集元豐二年

八月十八日起臺獄有寄弟報詩十二月二十八日

恩責黃州又有詩月日甚明縉綱目因兼書軾貶乃

并城下獄俱係于十月後非是今改書于八月仍兼書貶而加尋字以別之

軾自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

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

字信道明州慈谿人撻其

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

謗君父交通戚里

謂駙馬都尉王訖字晉卿  
開封人尚英宗女魏國公

逮軾赴

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  
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  
寘之死太皇太后方違豫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  
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  
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子據至于詩其過微矣  
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  
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

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舛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賞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于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咏檜爾何預朕事已而獄具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革公為朋比如盛儔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

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

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王

誥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

銅

初解于仇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

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敞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曾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仇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仇曰欺君負反吾不

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史累謫王管西京御史臺軾既貶居黃州三年帝手札移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願居常州許之至哲宗即位始復軾朝奉郎知登州尋召還朝事在元豐八年劉敞字貢

父敞之弟范祖尚字淳甫一字夢得鎮從孫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

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

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曹佾字公伯彬之孫

帝嘗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

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杖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

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

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庚申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

注見前

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

時年六歲

因言宋魏王和

囉格

字阿尼雅興宗第二子和囉格舊作和魯幹阿尼雅裏作阿鞏今改

之子淳可為

儲嗣

羣臣畏伊遜莫敢言

北院宣徽使蕭烏納

一名托卜嘉字特默六院部人

烏納舊作兀納托卜嘉舊作捷不也特默舊作特免今改

伊勒希巴

遼官名掌刑獄舊作夷離

畢今改

蕭托輝

烏庫哩宰相恰特六世孫托輝書作陶魂烏庫哩舊作烏古鄰恰特舊作轄特

改今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未決會獵于

黑山

方輿紀要在朶顏衛東朶顏今喀喇沁地

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

始惡其專遂改知南院大王

遼初分塔喇額勒金為北南院大王額勒金統

軍馬大官塔喇勒金舊作迭刺夷離董今改

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

興中府其黨多黜

遂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蘇拉六人以獲衛之遼軍制有蘇拉司此

掌旗鼓者也蘇拉舊作拽刺今改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克罷

克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諫官張璪論克與

郭達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

克既遣同列因毀素病痼積憂畏疾益侵



遂罷為西太乙宮使

踰月卒充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不能勇退為

世所譏

葵慈聖光獻皇后

夏四月瀘州夷復叛詔邊將討之

初烏蠻有二酋曰晏子箇恕熊本既平柯陰

事具前并

招納之晏子尋死箇恕授知歸俠州

即柯陰廢縣改置

其子

乞弟授蕃部巡檢會羅苟夷叛犯納溪

宋縣今瀘州屬

詔涇

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檄乞弟犄角遂平羣蠻

兵罷未幾乞弟帥步騎六千至江安

隨縣今屬瀘州城下責

賞都監王宣以賄召之且與盟乞弟以為畏已益恃

慢至是以衆攻熟夷宣往救之一軍皆沒朝廷驛召

存寶授方畧使統軍進討存寶怯懦不敢進明年存

寶坐逗遛棄市以環慶副總管林廣

萊州人

代將乞弟

請降帝不許督廣進師廣擊敗乞弟斬首二千級乞

弟遁廣帥兵深入叢箐雨雪決旬士卒死者不可勝

計窮追過鴉飛不到山

在江安縣西南

次歸徠州竟不得乞

第而選

後乞第無所依往  
來羣蠻間遂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其次有階有勳有爵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寓祿秩而已故任者

皆以臺閣禁從為顯宦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官之  
遲速階勲爵邑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多以正名為  
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  
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

字伯壽  
溫史孫

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詔徵致仕秘

書監劉几議樂侍郎范鎮參考几請知禮院楊傑

字次

公無為  
軍人

同議先是傑言

日歌不永言聲不  
永律不和聲二曰

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三曰金石匏竹四曰舞不  
象成五曰樂夫部奏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七曰  
鄭聲凡雅并上十二均圖帝以其圖說下鎮几參定凡言

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儒者泥古致詳于形名  
度數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于器雖合考于聲

則不諧乃即舊樂

仁宗時  
李照樂

而增以四清聲

鐘磬十六  
十二為本

聲四為應聲本聲重大應聲輕清

故曰四清聲李照不用几增之

下王朴樂二律

朴樂

聲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今

且請追考成

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

周分樂之序

凡以周禮大樂正凡樂圖鐘為宮黃鐘  
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困鐘者夾鐘

也今明堂景靈宮降大神之樂宜以夾鍾為宮用其均宮聲為始終其黃鍾為角則用黃鍾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簇為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為始終祭地祇享宗

廟皆視此均法

辨正二舞

文舞武舞

容節倅議同而鎮欲求一稱

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凡倅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注見前

詔羣臣直言闕失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

一指蔽目常見  
泰華神宗此語  
非不明壅障之  
患者乃知王珪  
之任而不能除  
知安位之忠而  
不能用非惑于  
壅蔽而何知之  
非艱行之惟報  
神宗之謂矣

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  
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滿瘠取利究  
于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近臣之行杜邪  
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  
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常謂不應  
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  
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

階

雜取唐及宋初舊制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定為二十四階如領侍中中書今同平章等者易

以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者易以特進自是以下進易有差 因以寄祿議者又

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

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

帝嘗謂執政曰官制

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蘇頌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

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嘉卿之同為俞充帥度仗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

三省無專職六曹不釐本務誠非循名責實之過然不過申令各供其事無負設官分職之本意而已空名固無當治理寄祿又何裨實政乎徒事紛更而無適于用且使羣小得逞私意以作奸神宗甚事而不罷安人率類此



召光雖召行不至已而光果不  
名 俞允宇公遠明州鄞人

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為副使向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  
會詔民畜馬向既奏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  
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  
頴同知院事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

不倚人服其操

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王會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

不愧科

名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

字行中湖州烏程人

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于服為服所

白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府事

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治水之法貴在因時制宜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師禹者當卽其意而不師其迹沈河流遷決不常家世洪潰已非復夏后導河形勢必詳詳以復禹舊迹為說何其刻舟求劍乎

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議修禹河故

迹請先遣使相視

祐甫以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

久惟禹故蹟在大任大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氏先同河北漕臣自王供埽按視迹從之至是河復大決于州之小吳埽詔都于海口

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

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虜地口

在今天津府靜海縣東北

入海宜

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

熙寧初已立立堤至是竟行其言

胡渭曰自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熙

寧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年河復北流至紹聖初又閉後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竟

流北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毋梁

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回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回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鄰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回曰

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  
 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說他  
 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  
 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  
 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  
 李憲出熙河种諤出廊延高遵裕字公綽出環慶劉  
 昌祚字子京出涇原王中正官者開出河東分道並  
 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戩集兵會伐

真定人

封人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  
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  
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  
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  
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議置審官東西  
院事具前于是典選之職分而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  
曰流內銓武選曰  
審官西院曰三又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命廷臣議選格

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而左右選分焉

審官東院  
為尚書左

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  
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舊制中書有堂選

與百司郡縣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在中書欲  
罷堂選曾公亮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  
法堂選亦廢

###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棟戩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

在蘭州皋  
蘭縣東南

復襲女遮谷

在皋蘭  
縣東

破之遂復古蘭州城



之請建為帥府既而种諤克米脂城

宋若今為縣屬綏德州

高

遵裕復清遠軍

注見前

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

中正率兵

至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無定河出榆林府邊外流迤米脂縣綏德州又東南至清澗縣入黃河即古舍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命兩路合軍以

進既入境環慶兵不至昌祚次瑪伊克隘

在靈州南舊作磨嘑

改今遇夏衆十萬扼險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

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安祚接甲不敢進遵裕至

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

在靈州南以灌

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

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神諤留千

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

在榆林府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

在榆林府懷遠縣改夏州南會

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

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

至柰王井在廢宥州西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還初

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帥東上營于天都山

下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

統軍日木多凌丹舊作仁多凌丁今改敗之次於葫蘆河即蔚茹水

注見前遂班師時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

# 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

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

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

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

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道裕責授鄂州圍練副使本州

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

今

昌府靖遠縣本唐會州後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

沒吐蕃宋初屬夏後收復

期者斬况諸路皆至憲獨不行不可故帝以憲有功  
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饋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  
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  
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  
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

白夏之罪浮于  
淮蔡廷臣乃無  
一人效裴度費  
成謀畫者且謂  
諸將非有光顏  
朔比其憚于行  
即沮撓不遺餘  
力宜神宗有不  
出公卿而出于  
閭寺之謂也公

高不須置命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

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竇頡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

下拱手而已

確既相屢與羣臣之微紳士大夫重  
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

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  
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

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極密一節  
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起之使去亦

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  
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拘錢

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唯必  
變而為錢錢又變為易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

集事帝曰李憲以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  
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誅議與王同今乃不出公卿

卿既無足與謀  
轉以閣寺能盡  
心而任之國事  
未有不日壞者  
明崇禎之亡國正  
復坐此然其時  
之公卿亦足見無  
一有人心者矣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而出于閣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川爾有裴度  
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  
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秦比憲才非度匹  
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  
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  
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

典約而盡未幾卒

鞏嘗通判越州改棗州洪州所至  
皆有聲績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

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  
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

公著以興兵討西夏秦晉民大困數白其害不從引疾求去出知定州

秋八月給事中徐禧

字德占洪州分寧人

護兵城永樂

注見前

种諤西討不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

注見前下

瞰平夏

注亦見前

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

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

侍李舜舉

開封人

往鄜廷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

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  
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  
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  
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慙禧至廊延工言銀州  
雖據明堂川在米脂縣西北即古榆谿今亦謂之西  
河其源出榆林府邊外下流入無定河  
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  
阻天塹謂黃河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  
樂依山無水泉種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

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

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謂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

聞帝臨往築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若禧等退還米

脂以兵萬人屬曲珍

字君玉  
隴州人

守之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

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

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

字君舉  
青州人

請及其未陳繫

不鼓不成列宋  
衆已誤于前徐  
禧不鑿覆車之  
轍然引以為証

惡莫甚焉然其  
率為此語非時  
輕妄竄謀惑  
其謀非已出耳  
後人不聽曲珍  
半濟之計以致  
喪敗務雖死有  
餘罪矣

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  
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  
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  
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  
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  
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  
鐵騎既濟震蕩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跡後  
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

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奔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後夫二十餘萬夏人擢兵耒脂城下而還

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

注見前

吳堡

宋砦全為縣屬葭州

義

合

本夏人砦宋收復故城在今綏德州東

耒脂浮圖塞門

注俱見前

六城而

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堡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

使

自靈武之敗秦晉因隸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謁進  
攻取之策禧素以違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

自是帝始知違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  
而夏人亦因契矢初帝之違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  
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  
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鈴轄王文郁

字周麟

州新秦人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分

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頗兵以城蘭州遺忠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閏六月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弊于兵西南都統茂錫克額木齊

舊作昂星

寃名濟今改

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

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

默爾根密克滿奇雅

舊作誤箇咩  
遣乞遇今改

來上表帝許之

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若微循毋出二  
三里夏之歲賜恣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

體帝

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

諡文忠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遵使每至必問其出處



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及卒

贈太尉

弼遺表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罔說上竊聰明沒成禍志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

固利習成敵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辭過恥敢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老矣校勝負憐休兵息民使閭閻之間稍遂生理魚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併星大人情惶駭不若履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于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有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

之辨爾

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

字邦真魏人

為尚書左

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免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月遼耶律伊遜伏誅

伊遜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減死幽于萊州

萊州遼置廢城在今錦州府寧遠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為民至是伊

遜復謀出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

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

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

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利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秋魚菘故事與焉  
白石居易故事居易在洛桐杏山居士與胡杲等九人為尚齒會人繪為九老圖秋魚菘年未七十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

宋時幅員最狹  
東西或可得六

千四百餘里若  
以南北計則燕

雲十六州並入

遼地又社六節

皆未入收國所

謂北極三國則

今之朔州雄縣

高陽其南際海

則今之涿州涿

州以相距道里

計之尚不足萬

里安得如史所

云一萬一千六

百餘里之多蓋

當時記載未克

特事鋪張不足

卷七十八

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甲子 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

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

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及矢如雨電雲梯草洞百

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

軍 注見 定西城 宋若廢城在 及熙河諸砦

今秦州西北

為故宮也

荀揚大醇小疵  
已無當于聖人  
之道况雄臣輩  
新莽尤為名教  
罪人乃亦從祀  
廟廷何以飭祀  
典而示臣弼耶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

字夷甫穎川潁陰人

請立孟軻揚雄像于

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

議以為非是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

封為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

又追封荀

况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廷

冬十二月端明敎學士司馬光工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

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繪帛及御前錢

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放劉恕范祖禹

及于康

字公純

編集

史記前後漢屬故三國迄隋屬恕唐及五代屬祖禹

帝即位

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裒

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

前後六任聽以書句自隨光于是徧閱舊史旁采小

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

終五代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  
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  
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  
士降詔獎諭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帝弟六子為

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  
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

中人內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抱宮中豈不能製史家不過欲頌太后無幻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而謬矣

王顥嘉王顥

英宗第四子

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

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制十歲兒一黃袍懷

以來蓋密為踐阼倉卒備也

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

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天不可諱是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時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

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尊確約珪入問疾傷鈞致珪語使知

開封府蔡京也劍士于外源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

子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特播其語于朝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

帝崩太子即位

是為哲宗 故



太子時年十歲既即位皇太后同聽政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

太妃

帝生母  
開封人

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  
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  
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于太  
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京失律抵罪因上  
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

遵裕以失律論  
免其不宜復用  
人盡知之蔡確  
枉道求媚不自  
知其可鄙宜仁  
不以私恩廢公

義實為遠于大體惜僅以正言斥之而未明正其罪使小人知所警惕也

金史卷之八十八  
第七十八  
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察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  
司馬相公婦入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

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  
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  
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  
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  
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  
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  
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  
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

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于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盡于面  
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  
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  
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斂

當然寧新法威  
行而珪依附權  
勢一意從諛以  
尸林保位亦走

此人其奸也視  
章傳呂忠卿相  
去無幾非特臨  
時段無可否而  
已三旨之日猶  
未足以盡之

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  
已得聖旨也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  
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  
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  
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衆議少止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今于地之子當毋居而不履地于且大孝莫如毋不聞其見替日必執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宜非累積之大者乎觀其語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

字仲車楚州山陽人

粟帛

積事親孝且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約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

亦經軼淡忘不  
止雪夜伏墓側  
悲動泣血乃本  
于天性之自然  
彼遇石而休然  
傷心雖亦出于  
至性而作史者  
于不合經常之  
行則當從則向  
會為文以正其  
夫若特舉示之  
使天下知史筆  
非雜史識為經  
耳

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  
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  
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  
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  
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  
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



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

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閔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  
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  
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先是熙寧末侁嘗為京東轉運使尋知揚州已而吳  
居厚

字敦老  
洪州人

為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

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

萊蕪漢縣  
今屬泰安

府縣東南舊有冶宋置監于此利國治  
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宋置監今為驛鑄錢以能擢都

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

居厚起州縣凡流徙以言利得進在

京東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眾數千欲乘居厚行部至徐篡取投諸穢治中居厚聞之遁去及是

為言者所論坐貶

貶知廬州尋攝黃州安置

乃復用侂司馬光語

人曰以子駿之賢不宜復使居外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侂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冶又奏海鹽依河

通商民大悅

全史卷之八十一  
卷七十八  
葵永裕陵

在華縣西  
南昭陵西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由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罷方田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法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于物

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請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

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宗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哲宗皇帝

丙寅 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覿

字明叟，秦州如皋人。

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于

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

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

御史王叢叟

字彥霖大名清豐人

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

罪且言確在豐熙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

日稍語于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回竊名位

反歸曲于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

言皆已所建白于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

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為門下

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四戎之議  
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  
著曰光以身付醫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耳  
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  
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邊  
人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間邊

隙



以李常為戶部尚書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  
有散在戶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為  
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  
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  
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

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

字厚

卿開封人

代悖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

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悖不當躡  
遷至封還詰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  
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  
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于是詔修定役書侍御史  
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  
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  
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  
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

光曰工戶  
舊充役固

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時多年年無休息  
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  
守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  
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

廣積寬利則為功此五言也今莫若直降勅命委縣  
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自供役許擇可任者任  
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令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  
不至破家若猶於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于官戶寺  
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  
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  
可否可則亟行如未完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  
一月上轉運使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  
各為之勅

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  
務要曲盡

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  
于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  
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

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  
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畧等矣光曰于  
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  
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  
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  
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  
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  
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

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孰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

小人必有濟息之才當其初起

下僚竭智慮以赴公自非庸碌

者所及未嘗不可藉以集事及

得志在位遂其伎倆肆意以行

奸欺竊威福流毒無所底止非

一人而前後易轍也蓋其始尚

受利于人絕力獨行其意同是

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

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連富貴哉光

深謝之

初差役之役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

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

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

不成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

罪黜知峽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劄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

才力而所用不  
同故正人每為  
其所愚而不覺  
光此時之于京  
猶前此之于安  
石也孔子所以  
有小知大受之  
戒觀人者其亦  
慎所取哉

之必死之地  
時以為至言

### 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初頤年十八工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  
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



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秘書郎及入對改宗政敝說書

顯工疏言習與智長化典

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于天資而輔養之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按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顯選名儒入侍勤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不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爾聞帝在中宮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顯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安道也帝嘗亮權偶折柳枝顯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領

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啟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  
覲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  
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  
知潁昌今許州宋曰潁昌府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  
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未柄用時名震京師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

以六藝大義言  
者王莽也安石

實德之養流毒  
百姓二十餘年  
光武起而拯之  
遂以寧謐安石  
則禍肇然寧堯  
蕝致猶未艾北  
狩南渡皆一人  
北其機即謂其  
罪浮于莽可也

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

字明允  
賦之父

獨曰是

不近人情者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

人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方議變

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

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既再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

八年而卒

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  
聞罷勅復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

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以為始終可  
行者會于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見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威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搢忠直蹂躪使天下之人驚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剽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元豐官制成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尚書門下受成而已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至政事堂事多決于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公著以為言詔自今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并命執政官長

貳日集議事遂為定制

考公著此請續綱目係于公著為門下侍郎條又不載政

事堂日集議事今採  
宋史公著本傳改輯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  
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  
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宰相上恩禮甚  
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于外

憲在元豐末年  
已為漏網至此  
追正其喪師之  
罪猶得提舉官觀  
宋之刑改姑息  
若此記綱尚安  
在哉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

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

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

兵二十萬出河東追追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

用臣

開封人神宗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宗廟尊洛通汴用臣悉領其事

董大功役

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人開封領

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控犴朝士都民

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

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官  
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  
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  
以勉勵天下使教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  
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  
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

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  
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

甲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  
維對曰人情貪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  
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  
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



所使者蠲之而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  
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  
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  
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丞  
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等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  
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  
省煩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史師  
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  
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

復列其五罪于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

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忠卿以斗筭之才穿箭之智諂事宰

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嘉穀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事同商賈手實之禍下逮鷄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克之仁姑試伯蘇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猶寬丙觀之誅薄示三危之氣天下傳誦稱快焉時忠卿章

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以斥外言

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

勿復彈劾忠御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  
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  
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秋七月罷榷蜀茶

初熙寧中以蒲宗閔領榷蜀茶

事見前

又以李稷為都

大提舉

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七十六萬七千餘緡

及稷死

以陸師閔

說之子

代之

師閔榷利尤刻稅息倍于稷

至是劉摯蘇轍

論師閔增場榷茶其害過于市易乃貶師閔官而罷

成都茶場

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臯陶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日行義純固可為師表

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

舉有三人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 舉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聰

明可備監司 舉知州以上資序 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有官

無官人皆可舉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 同經術舉人 七曰文章

典麗可備著述 同經術舉人 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 舉有

官人 九曰善治財富公私俱便 舉有官人 十曰練習法令能

斷請讞 舉有官人 凡此十科應侍從以上每歲各舉三人

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

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

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  
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時年三歲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拉雅

舊作訛囉  
律今改

求蘭州米脂等五砦未許

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  
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遂遣穆衍弔祭  
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正 懿 文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  
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  
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  
草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  
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之民罷市往弔  
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比喪還如陝葬送者如哭  
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

光孝友忠信恭  
儉正直居處有

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無過人者但  
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



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  
乎光于物澹然無所好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  
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  
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刻革畧盡或謂  
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  
上則揭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  
不疑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  
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  
次第取而史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于更生君  
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以老且病不克終  
哉  
治惜

#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

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載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銜封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

非是人危身隨諱以避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載不能從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

### 張璟免

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璟姦邪便佞劉摯亦言璟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詔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服至

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

字周翰  
通輔子

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

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于名為不正乞自今襲  
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  
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  
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此  
呂誨也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  
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  
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  
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御常能如  
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  
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  
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  
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  
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

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

為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  
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  
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免

時登正熙寧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  
府

秋七月庚戌朔日食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左丞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



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

字明叔無  
為軍人

左正言朱光庭

等積不能平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都殿  
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循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  
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  
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  
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  
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工  
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

翼曰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

丞胡宗愈右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

字子致  
會稽人

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

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

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

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

以劉摯梁燾

字况之邠  
州涇城人

王巖叟劉安世

字器之  
杭之子

為首

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

從來黨援門戶  
之習率由君子  
小人互相攻訐  
如魚猶水炭冰凍  
自爾差池未聞  
正人同處亦彼  
此分標樹賊者  
若洛蜀諸黨皆

可異焉其始不  
過小有爭執積  
不能早漸至歧  
異揆之聖人和  
同聲黨之說均  
未有當也余嘗  
作宛轉曲論同  
室操戈之非有  
云顧厨清流視  
自取程蘇何事  
相爾汝不能不  
為諸君子致詰  
耳

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訾議惟呂  
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  
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  
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  
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吐蕃阿里庫誘果莊使掾洮以叛岷州將种誼

字壽翁  
世衡子

執之檻送京師

棟戩既死養子阿里庫嗣為邈川首領通果莊使帥

其衆據洮河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執果莊檻送  
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招其子嘉勒幹磋

舊作結  
咄今改

及部屬以自贖阿里庫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  
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  
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  
知懷州

公著是語同列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  
方富于春秋異時有尊謏惑上心者正賴左

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厥言者呂大防劉  
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  
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  
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  
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

時熙豐用事  
之臣雖去其

黨猶分布中外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若書曰善觀天  
 下之勢猶良將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  
 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  
 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  
 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  
 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  
 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  
 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  
 卒死專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  
 室以為度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氣移海汶  
 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今恣恣已積一發其言必  
 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若得書然常安民字希古  
 人 邠州

以 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  
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恣直純仁務以博大開工意忠厚草士風  
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  
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  
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  
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于簾前  
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

王覲前論蘇軾  
事謂不當使士  
大夫有朋黨之  
名持論甚正茲

乃惡宗愈作君子無黨論因而劫之是自相矛盾矣純仁既曰朝臣本無黨又云善惡邪正各以類分且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則又為積習所銅恬不為怪正人且然他尚何論乎

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固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達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事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諡忠文

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



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

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

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于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

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然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巳巳四年春二月司空東平公呂公著卒

諡正獻

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

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

封申國公

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

重清淨益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每議政事博採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若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各每不自勝詣長者即廢其服如此

###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

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

### 試律義

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二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四場

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

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實

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  
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詩賦  
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為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  
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  
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

講

會夏者權罷經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  
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

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節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身竊為陛下惜也

公著薨始除右諫

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宮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

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

唐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

在今德安府安

陸縣治西北

賦詩十章知漢陽軍

今湖北漢陽府宋時為軍

吳處厚

武

人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

用郝處俊上元間殊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

上之以為譏訕于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

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

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

大臣謀國不當  
自為身計如蘇  
確之奸惡即冥  
之于法亦不為  
枉純仁顧力為  
營救使議投荒  
猶以荆棘久滋  
慮或自開先路  
何見之淺也

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  
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  
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為不可力爭之  
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  
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  
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  
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

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

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確至新州未幾死

初確之具析木上也

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勲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抑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卻不得改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違益為社稷也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



米脂等若雖昔  
為西夏所據其  
初本中國地也  
既已收復疆土  
豈宜輕與割深  
得地而夏益驕  
宋人實為失策  
蓋自阿拉雅來

確純仁亦力求罷政罷政乃出知潁州府存確所舉  
也故亦出知蔡州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  
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  
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

請地時許以水  
樂民相易至  
此邊難食言則  
又始計之未慎  
耳

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  
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

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錢于玉津園

先是遣使耶律永昌來聘蘇武館之

與永昌入覲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路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辭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知其習者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然乎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

字師樸琦之子

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

尚書左丞

彥博嘗與傅克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

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  
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  
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  
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先是知樞密院事安燾以父喪去職固代知院事至

是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  
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傳堯俞言司馬公之

清節孫公之淳德益所謂不  
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  
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  
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  
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  
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  
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

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宗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以蘇轍為御史中丞

考宋史蘇轍傳元祐五年遷御史中丞上疏極論調停之說蓋梁燾

既罷轍代為中丞因上此疏續綱目附載其疏于召用鄭潤甫條目而不史書轍為中丞宋元通鑑又載其疏于召用鄭潤甫之前

時非是今據轍傳增輯

自司馬光卒後熙豐舊黨爭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  
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

疑不決轍面論其非又以說有未盡復上疏言之

畧曰

用人為致治大綱豈宜稍參私意朝臣黨援之習在上者方當力為整飭以挽頹風若欲平臣下夙怨曲事調停尚復成何政體大防所見迂謬不若嫩之持論正當也

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于內以自貽患也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愨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于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

疏入太后命宰執讀于簾前曰鞅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

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巖叟后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

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  
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  
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  
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  
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  
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秦君  
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  
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萬詔賜米百萬石錢  
二十萬緡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

字正夫密州諸城人

王覲攻之

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元豐末  
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誅怨先

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

字無愧  
安仁孫

亦繼言之太

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  
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  
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

心少恕勇于去惡竟為朋讒竒中遂與大防有隙先

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故與

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

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

字公肅  
東邑人

殿中

侍御史楊畏

字子安遂寧人徙洛陽

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

其語

謂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

上之又章惇

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聞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  
為牢籠之計以覲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

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于是面諭摯曰言者  
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  
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  
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  
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三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  
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  
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諡獻  
肅

堯俞卒太后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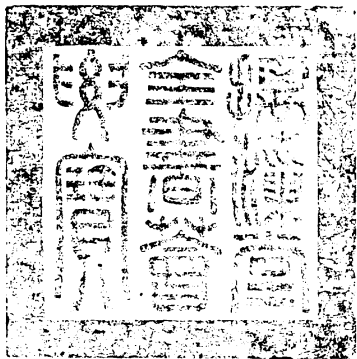
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堯俞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

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鄧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為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敬勇而能溫是為難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



總校官進士 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 臣常 楮

謄錄監生 臣周光裕